



列傳卷第九十九

宋史三百四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節度使兼京相監備國史領總兵都總教習殿學士

勅修

呂大防

兄大忠弟大鈞大臨

劉摯

蘇頌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及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贇比部郎中通葬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翊主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理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為渠民賴之號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九十九

一

曰呂公泉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故時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獲利三倍民雖病不敢訴大防始均出納以平其直事轉聞詔立法禁命一路悉輸租于官槩給之青城外控汶川與敵相接大防據要置邏密爲之防禁山之樵采以嚴障蔽韓絳鎮蜀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卽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關內出大防與范純仁姓名命爲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

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餘上不納張昇年幾八十聰明已耗哀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爲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盡禮亦何必過爲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是歲京師大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廬舍殺人害物此陰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群情失職刑罰失

平會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爲皇子館於宮中憑几之命緒言在耳皇天后土實知所託設使先帝萬壽陛下猶爲皇子則安懿之稱伯於理不疑豈可生以爲子沒而背之哉夫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元年知泗州爲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韓絳宣撫陝西命爲判官又兼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大防昉欲城河外荒堆砦衆

謂不可守大防留戍兵修堡

有不從者斬以徇會

環慶兵亂絳坐黜大防亦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華嶽摧目山屬渭河被害者衆大防奏疏援經質史以驗時事其略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先王所以興也我生不有命在天後王所以壞也書云惟先格王正厥事願仰承天威俯酌時變爲社稷至計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神宗以彗星求言大防陳三說九宣曰治本曰緩未曰納言養民教士重穀治本之宜三也治邊治兵緩未之宜二也廣受言之路寬侵官之罰恕誹謗之

罪容異同之論此納言之宜四也累數千言時用兵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聞務在寬民及兵罷民力比他路爲饒供億軍須亦無之絕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宗卽位召爲翰林學士權開封府有僧誑民取財因訟至廷下驗治得情命抱具獄卽其所杖之他挾姦者皆遁去館伴契丹使其使黠語頗及朝廷大防密擿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錯選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嫚詞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一城堡終慮孤絕難保

棄之則弱國守之又後悔爲當奈何大防言夏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疑者蓋料我急於議和耳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厥意足以測情僞矣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西方息兵青唐羗以爲中國怯使大將鬼章青宜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間致討生擒之

三年呂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師手札密訪至  
于四五超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修  
神宗實錄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敕  
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實于坐右又摺  
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  
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邇英閣  
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  
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  
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  
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二

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  
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  
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  
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  
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  
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  
見唐人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  
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  
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  
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

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哲宗甚然之大防朴厚蠢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

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卽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潁昌府尋改永興軍使使其鄉社入辭哲宗勞慰甚渥曰卿暫歸故鄉行卽召矣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隳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奪學士知隨州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兄大忠自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

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三  
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  
力紹聖四年遂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  
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  
氏尚有遺種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請歸葬許之大防  
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  
市不左右遊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  
宗常目送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  
禮冠婚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爲  
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

難相卹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  
而行罰不悛者絕之徽宗即位復其官高宗紹興初  
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謚曰正愍

大忠字進伯登第爲華陰尉晉城令韓絳宣撫陝西  
以大忠提舉永興路義勇改秘書丞檢詳樞密院吏  
兵房文字令條義勇利害大忠言養兵猥衆國用日  
屈漢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箭手近於屯田義  
勇近於府兵擇用一焉兵屯可省矣爲簽書定國軍  
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大忠  
與范育被命俱辭行大忠陳五不可以爲懷撫外國

宋史列傳卷九十九  
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契丹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服知代州契丹使蕭素梁穎至代設次據主席大忠與之爭乃移次於長城北換西上閣門使知石州大忠數與素穎會凡議屢以理折之素穎稍屈已而復使蕭禧來求代北地神宗名執政與大忠忱議將從其請大忠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對曰陛下旣以臣言爲不然恐不可啓其漸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不可奪議卒不決罷忱還三司大忠亦終喪制其後

竟以分水嶺爲界焉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官言古者理財視天下猶一家朝廷者家外計者兄弟居雖異而財無不同今有司惟知出納之名有餘不足未嘗以實告上故有餘則取之不足莫之與甚大患也乃上生財養民十二事徙提點江淮刑獄時河決飛蝗爲災大忠入對極論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閣待制夏人自犯麟府環慶後遂絕歲賜欲遣使謝罪神宗將許之大忠言夏人彊則縱困則服今陽爲恭順實懼討伐宜且命邊臣詰其所以來之辭若惟

請是從彼將有以窺我矣時郡糴民粟豪家因之制  
操縱之柄大忠選僚案自旦入倉雖斗升亦受不使  
有所壅閼民喜爭運粟于倉負錢而去得百餘萬斛  
馬涓以進士舉首入幕府自稱狀元大忠謂曰狀元  
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爲判官則不可今科舉  
之習既無用修身爲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教以臨政  
治民之要涓自以爲得師焉謝良佐教授州學大忠  
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  
不敢不肅嘗獻言夏人戍守之外戰士不過十萬吾  
三路之衆足以當之矣彼屢犯王略一不與校臣竊

羞之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付以秦渭  
之事奏言關陝民力未裕士氣沮喪非假之歲月未  
易枝梧因請以職事對大抵欲以計徐取橫山自汝  
遮殘并迤邐進築不求近功旣而鍾傳城安西王文  
郁亦用事章惇曾布主之大忠議不合又乞以所進  
職爲大防量移惇布陳其所言與元祐時異徙知同  
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

太鈞字和叔父蕢六子其五登科大鈞第三子也中  
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  
丞知三原縣請代蕢入蜀移巴西縣蕢致仕太鈞亦移

疾不行韓絳宣撫陝西河東辟書寫機密文字府罷  
移知候官縣故相曾公亮鎮京兆薦知涇陽縣皆不  
赴丁外艱家居講道數年起爲諸王宮教授求監鳳  
翔船務制改宣義即會伐西夏卹延轉運司檄爲從  
事旣出塞轉運使李稷餽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  
太鈞請於种諤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  
繼召稷來與一劔耳大鈞性剛直即曰朝廷出師去  
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諤意折疆謂大鈞曰  
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大鈞怒曰公將以此言  
見恐邪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見其

直乃好謂曰子乃爾邪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是時微  
大鈞盛氣誚諤稷且不免未幾道得疾卒年五十二  
大鈞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居父喪衰麻  
葬祭一本於禮後乃行於冠昏膳飲慶弔之間節文  
粲然可觀關中化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  
自此始悉撰次爲圖籍可見於用雖皆本於載而能  
自信力行載每歎其勇爲不可及  
大臨字與叔學于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  
號四先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  
制今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其論選舉曰古之

長育人才者以士衆多為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多為  
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  
之競進古今豈有異哉蓋未之思爾夫為國之要不  
過得人以治其事如為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  
足而何患於多如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  
憂其競進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  
事不問其才之所堪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欲為官  
擇士則常患乏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其職事  
則常患不治是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  
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

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循辟法以興  
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庶  
幾可以漸復古矣富弼致政于家為佛氏之學大臨  
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  
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  
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  
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  
釋疑聖人為未盡善輕禮義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  
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  
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

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  
望於公者哉弼謝之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  
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脩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  
用而卒

劉摯字莘老東光人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  
不少間或謂君上一子獨不可少寬邪居正曰正以  
一子不可縱也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因家  
焉嘉祐中擢甲科歷冀州南宮令縣比不得人俗化  
凋敝其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綿兩折錢三十  
民多破產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

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  
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自是絹  
爲錢千三百綿七十有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  
活我是時摯與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  
聞人稱爲河朔三令徙江陵觀察推官用韓琦薦得  
館閣校勘王安石一見器異之擢檢正中書禮房默  
默非所好也才月餘爲監察御史裏行欣然就職歸  
語家人曰趣裝毋爲安居計未及陛對即奏論亳州  
獄起正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已得罪願少  
寬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

擅升畿縣等使納後錢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後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責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及入見神宗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後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其有愛君之心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

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更用其長稍抑虛譁輕偽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收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又論率錢助後官自雇人有十害其略曰天下州縣戶後虛實重輕不同今等以為率則非一法所能齊

隨其所宜各自立法則紛擾散殊何以統率一也新法謂叛籍不實故令別立等第且舊籍既不可信今何以得其無失不獨搔擾生事患將使富輸少貧輸多二也天下上戶少中戶多上戶後數而重故以助錢為幸中戶後簡而輕下戶後所不及今槩使輸錢則為不幸三也有司欲多得雇錢而患上戶之寡故不用舊籍臨時升降使民何以堪命四也歲有豐凶而後人有定數助錢不可闕非若稅賦有倚闕減放之期五也穀麥布帛歲有所出而助法必輸見錢六也二稅科買色目已多又槩率錢以竭其所有斯民

孰後而愧六經者易以明人之權而本之於道禮以節民之情趣於性也樂以和民之心今天真也書以敘九疇之秘煥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詩以正風雅而存規戒是道與六經一也矧仲尼祖述堯舜而况於帝鴻氏乎華胥之治太上之德史傳詳矣老聃世謂方外之教然而與六經皆足以治國治身清淨則得之矣漢文之時未遑學校竇后以之而治曹參得之而相幾至措刑且仲尼嘗問禮焉俗儒或否其說今日春秋昭公七年鄉子來朝仲尼從而學焉俾後之人敦好問之旨矧老子有道之士周

之史氏乎余謂六經之教化而不已則臻于大同大道之行則蜡賓息歎黃老之與六經孰爲先而孰爲後乎又何必纁藉玉帛然後爲禮筍虞鏞鼓然後爲樂乎余謂太史公之志斯見之矣惡可以道之跡儒之未相戾而疾其說病之者可以觀微未可以觀妙人多重之登第爲臨渙主簿再遷大理評事知吳縣王禹偁知長州縣日以詩什唱酬蘇杭間多傳誦後並召赴闕上自定題以試之以禹偁爲右拾遺處約著作郎皆直史館賜緋魚會下詔求讜言處約上奏曰伏覩今年春詔旨責以諫官備員未嘗言事雖九

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過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狹少僂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 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椽屬決之然後落 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

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  
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  
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  
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之嶺外神宗不  
聽但謫監衡州鹽倉繪出知鄭州琥亦落職摯乞詣  
鄆遷葬然後奔赴貶所許之先是倉吏與綱兵姦利  
相市鹽中雜以偽惡遠人未嘗食善鹽摯悉意核視  
且儲其羨以爲賞弊減什七父老目爲學士鹽久之  
簽書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  
場河渡法收淨利南京闕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微子

廟十三貫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方方曰獨  
不能爲朝廷言之耶方平瞿然托摯爲奏曰闕伯遷  
高丘主祀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爲六祀  
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  
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  
承買小人規利冗廢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  
大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從之又見  
方平傳入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改集賢校理知太  
宗正寺丞爲開封府推官神宗開天章閣議新官制  
除至禮部郎中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比無出劉摯

者即命之俄遷方司郎中初宰掾每於執政分廳時請間白事多持兩端伺意指摯始請以公禮聚見共決可否或不便摯所請坐以開封不置曆事罷歸明年起知滑州哲宗即位宣仁后同聽政召為吏部郎中改祕書少監擢侍御史上疏曰昔者周成王幼冲或祚師保之臣周公太公其人也仁宗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為侍讀孫奭馮元為侍講聰斷之暇召使入侍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悌博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殿燕坐時賜延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仰副善繼求治之志他日

講筵進讀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張士遜侍讀曰國朝故事多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哲宗問果當避否摯進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析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哲宗然之摯又言諫官御史負缺未補監察雖滿六員專以察治官司公事而不預言責臣請增補臺諫並許言事時蔡確章惇在政地與司馬光不相能摯因久早上言洪範庶徵肅時雨若五行傳政緩則冬旱今廟堂大臣情志乖睽議政之際依違排

狠語播於外可謂不肅政令二三舒緩不振比日日  
青無光風霾昏暝上天警告皆非小變願進忠良通  
壅塞以答天戒蔡確爲山陵使神宗靈駕發引前夕  
不入宿摯劾之不報及使回既朝即視事摯又奏確  
不引咎自劾無何確上表自陳嘗請收拔當世之耆  
艾以陪輔王室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摯謂  
使確誠有是請不言於先朝爲不忠之罪言於今日  
爲取容之計誠無是請則欺君莫大於此又疏確過  
惡大略有十論章惇凶悍輕佻無大臣體皆罷去物  
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有司立爲約束過於煩

密摯上疏曰學校爲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  
行法之所雖群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  
義存焉先帝體道制法超漢軼唐養士之盛比隆三  
代然而比以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  
苛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求苟免甚  
可恠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  
從月巡所隸之齋而已齋舍既不一隨經分隸則又  
易博士兼巡禮齋詩博士兼巡書齋所至備禮請問  
相與損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以杜賄賂  
學校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治天下者遇人

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  
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大彘自爲而况  
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又請雜用經義詩  
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平免後引朱光庭王巖  
叟爲言官執憲數月正色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  
時人以比包拯呂晦元祐元年擢御史中丞摯上疏  
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必有刻薄  
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  
意趨和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  
本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並後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

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爲之騷動者朝廷察其如  
此固已黜之矣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  
者皆以非法措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  
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爲之禁哉請立監司考  
績之制拜尚書右丞連進左丞中書侍郎遷門下侍  
郎胡宗愈除右丞諫議大夫王覲疏其非是宣仁后  
怒將加深譴摯開救甚力簾中厲聲曰若有人以門  
下侍郎爲姦邪甘受之否摯曰陛下審察毀譽每如  
此天下幸甚然願顧大體宗愈進用自有公議必致  
貶諫官而後進恐宗愈亦所未安宣仁后意解覲得

補郡去摯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哲宗及宣仁后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六年拜尚書右僕射摯性峭直有氣節通達明銳觸機輒發不爲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爲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謁請子弟親戚入官皆令赴銓部以格調選未嘗以干朝廷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

怨勇於去惡竟爲朋讒竒中先是邢恕謫官永州以書抵處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傾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二人方交章擊摯遂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迺見接納爲牢籠之計以冀後福宣仁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皇懼退上章自辨執

政亦爲之言宣仁后曰垂簾之初摯排斥姦邪實爲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云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光庭亦罷七年徙大名又爲雍等所遏徙知青州紹聖初來之邵周秩論摯變法棄地罪奪職知黃州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將行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無一言及遷謫意四年陷邢恕之謗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惟

一子從家人涕泣願侍皆不聽至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初摯與呂大防爲相文及甫居喪在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徐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父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尚主以兄忠彥爲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碩蔡渭滑上書訟摯及大防等十餘人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

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元祐末德大防除權侍郎忠彥雖罷哲宗眷之未衰乃託其亡父嘗說司馬昭指劉摯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又問實狀但云疑其事勢如此會摯卒京奏不及考驗遂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人徽宗立詔反其家屬用子跂請得歸葬跂又伏闕訴及甫之誣遂貶及甫并涓於湖外復摯中大夫蔡京爲相降朝散大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謚曰忠肅摯

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自讎校得善本或手抄錄孜孜無倦少好禮學其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爲多其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日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跂能爲文章遭黨事爲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歛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

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刻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至領其民拜庭下以謝凡民有忿爭頌喻以鄉黨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紘於部吏少許可及觀頌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修委以政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爲侍

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略似衍云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至和中文彥博爲相請建家廟事下太常頌議以爲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爲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無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有廟者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爲之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卽請考案唐賢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

景靈宮頌謂勅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后祇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謚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謚冊之義請祔郭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曾公亮問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以謂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謚則不爲逼矣公亮歎重遷集賢校理編定書籍頌在館下九年奉祖母

及母養姑姊妹與外族數十人甘旨融怡昏嫁以時妻子衣食常不給而處之晏如富弼嘗稱頌爲古君子及與韓琦爲相同表其廉退以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惟公與韓魏公耳仁宗崩建山陵有司以不時難得之物厲諸郡頌曰遺詔務從儉約豈有土不產而可強賦乎量其有無事亦隨集英宗卽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三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縣又以關內諸

府分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饋運爲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鄙驛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闕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饑民果乘虛犯長垣戕官吏如頌慮頌又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其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洶唱使者有

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安靜而止遂聞京師宗疑焉頌使還入奏稱善久之命爲淮南轉運使召起居注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審刑院時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加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奏曰布輔仲宣均爲枉法情有輕重希輔知台受賕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所部金坑發檄巡檢體究其利甚微土人憚興作以金八兩屬仲容不差官比校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有間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無

可矜所重者汗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遂爲定  
法又言提舉青苗官不能體朝廷之意邀功爭利務  
爲煩擾且與諸司不相臨統文移同異州縣莫知適  
從乞與常平衆役一切付之監司改提舉爲之屬則  
事有統一而於更張之政無所損也不從大臣薦秀  
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  
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頒當制頒奏祖宗朝天  
下初定故不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  
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  
不緣御史薦真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

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  
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  
拘官職高下頒與大臨對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  
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後爲難得資敘相當故  
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博士員郎非謂選人亦許  
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  
官亦可爲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  
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倖門一啓則  
士塗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  
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

郎中班天下謂頌及敏求大臨爲三舍人歲餘知婺州方泝桐廬江水暴迅舟橫欲覆母在舟中幾溺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人以爲純孝所感徙亳州有豪婦罪當杖而病每旬檢之未愈譙簿鄧元孚謂頌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稱豈可爲一婦所給但諭醫如法檢自不誣矣頌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致有悔旣而婦死元孚慙曰我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加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府呂惠卿嘗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

凡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一日山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夜囚晝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校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及修兩朝正史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

其曆可也此人以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朕嘗思  
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  
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  
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  
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  
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  
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  
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  
國之盛衰也頌意盖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  
開封府頗嚴鞭朴謂京師浩穰須臾厭當以柱後惠

文治之非毫穎卧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令李  
純頌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貶秘書監知濠州  
初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  
其死語群婢曰博士一日持喪當厚餉汝輩既而毋  
爲婢所殺開封治獄法吏謂李不明言使殺姑法不  
至死或譖頌欲寬世儒夫婦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  
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諭之  
使重獄久不決至是移之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  
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速自言毋重困辱頌曰誣人  
死不可爲已若自誣以獲罪何傷乎即手書數百言

伏其咎帝覽奏牘以爲疑反覆究實乃大理丞賈種  
民增減其文傳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  
語及世儒惟薄事頌應曰然以是爲泄獄情罷郡未  
幾知河陽改知滄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  
輒爲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  
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  
選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  
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  
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  
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陞對神宗謂頌曰欲

脩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  
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患脩書者遷延不早成耳然  
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年曰果然非卿  
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序引嘉曰正類序卦  
之文賜名魯衛信錄帝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  
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  
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  
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  
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勅嫡孫爲祖父爲  
長子猶漸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衰喪服獨異恐非

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除吏部侍郎遷光祿大夫遭母喪帝遣中貴人唁勞賜白金千兩元祐初拜刑部尚書遷吏部兼侍讀奏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

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爲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已意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一則偏偏則爲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洽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既又請別製渾儀因命頌提舉頌既遂於律曆以吏部令史韓公庶曉筭術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爲臺三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則吟不差與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則此未有也頌前後掌四選五年每選人改官吏求垢瑕

故爲稽滯頌敕吏曰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外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 向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按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頌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爲奏請或達白都堂故選官多感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夫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蒞其

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旣爲監司矣今因赦令及下遷爲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繼出知揚州徙河南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

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  
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  
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  
義無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爵累趙郡公建  
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潰表明日卒年八十二詔輟  
視朝二日贈司空頌器局閑遠不與人校短長以禮  
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  
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  
通尤明典故喜爲人言壘壘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  
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使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

爲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封彌臆  
錄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  
貢里選之遺範論者韙之

論曰大防重厚摯骨鯁頌有德量三人者皆相於母  
后垂簾聽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  
豈易致哉大防疏宋家法八事言非溢美是爲萬世  
矜式摯正邪之辨甚嚴終以直道慍於羣小遂與大  
防並死於貶士論寃之頌獨歸然高年未嘗爲姦邪  
所汙世稱其明哲保身然觀其論知州張仲宣受金  
事犯顏辨其情罪重輕又陳刑不上大夫之義卒免

仲宣於黥自是宋世命官紀贓抵死者例不加刑豈非所為多雅德君子之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歟

列傳卷第九十九

列傳卷第一百

宋史三百四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錄軍國事節書夏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素勅修

王存

孫固

趙瞻

傅堯俞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西五年始歸時學者方尚雕篆獨為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之自以為不及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調嘉興主簿擢上虞令豪姓殺人久莫敢問存至按以州吏受賕豪賂他官變其獄存反為罷去久之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為歐陽脩呂公著趙槩所知

治平中入爲國子監直講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數引與論事不合卽謝不往存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進嘗召見便殿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爲國史編脩官修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宗聽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論圜丘合祭天地爲非古當親祠北郊如周禮官制

行神宗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以來羣臣緣論事得罪或註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大過者隨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神宗意收拔者甚衆又言赦令出上恩而比歲議法治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原減官司禁謁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也執政不悅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旣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卽日弛其役都人謹呼相慶進樞密直學士改兵部尚書轉戶部神宗崩哲宗立求裕陵財費

不踰時告備宰相乘間復徙之兵部太僕寺請內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臨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法元祐初還戶部固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遷左丞有建議罷教畿內保甲者存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久長之計且先帝不憚艱難而爲之旣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門下侍郎韓維罷存言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讜沮氣讒邪之人爭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王覲不當罷諫官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

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存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之而朝廷破例殺之可乎又言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帝黜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爭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卒輟其役蔡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始存之徙兵部確力也至是爲確罷士大夫善其能損怨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揚潤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冢上冢出賜錢給隣里又具酒食召會父老親與酬酢鄉黨傳爲美談召

爲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寢熾存爲哲宗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爲黨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宮保傳議者指存嘗議還西夏侵地故殺其恩典旣而降通議大夫存嘗悼近世學者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備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幼有立志九歲讀論語曰吾能行此狙狽石介一見以公輔期之擢進士第調磁州司戶參軍從平貝州爲文彥博言脅從罔治之義與彥博意協故但誅首惡餘無所及轉霍邑令遷祕書丞爲審刑詳議官宰相韓琦知其賢諭使來見固不肯往琦益器重之引爲編修中書諸房文字治平中神宗爲穎王以固侍講及爲皇太子又爲侍讀至卽位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种諤

取綏州固知神宗志欲經略西夏欲先事以戒即上  
言待遠人宜示之信今無名舉兵非計之得願以漢  
韓安國魏相唐魏徵論兵之略參校同異則是非炳  
然矣兵凶器也動不可妄妄動將有悔大臣惡其說  
出知澶州還知審刑院復領銀臺封駁兼侍讀判少  
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  
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狹少容  
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  
以此對及安石當國史法度固數議事不合青苗法  
出又極陳其不便及韓琦疏至神宗感動謂固曰朕

熟計之誠不便固出語執政曰及上有意宜亟圖之  
以福天下既而竟從安石固復領銀臺司孔文仲對  
制策忤時政報罷固言陛下以名求士而士以實應  
今反遏之何哉今謂文仲之言以惑天下臣恐天下  
不惑文仲之言以文仲之黜為惑也胡宗愈坐言事  
逐蘇頌以厲以論李定罷固皆引誼爭之時議尊僖  
祖為始祖固議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  
皇不得為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春陵而祖高帝宋  
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不當替其祀請以為始  
祖而為僖祖別立廟禘祫之日奉其祧主東向以伸

其尊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韓琦見而歎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真定府遼人盜耕解子平地歲且久吏爭弗能還固微得其要領折愧之正疆地二百里熙寧末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元豐初同知樞密院事時征安南建順州其地瘴癘不堪守固請棄之內徙者二萬戶謀者告夏人幽其主神宗欲西討固數言舉兵易解禍難神宗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焉神宗笑曰此真酈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

度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神宗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宦官爲之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爲用乎神宗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神宗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曰旣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初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由熙河入輒不赴靈州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路皆進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罪不可赦神宗不聽其後師果無功神宗曰朕始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改大中大夫樞密副

使進知院事以疾避位拜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尋提舉嵩山崇禧宮哲宗即位以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徙鄭州元祐二年召除侍讀提舉中太一宮遂拜門下侍郎哲宗與太皇太后矜其年高每朝會豫節拜儀聽休於幄次固數乞骸骨太皇太后曰卿先帝在東宮時舊臣今帝新聽政勉留輔導或體中未安取文書於家治之可也固感激強起視事復知樞密院事累官右光祿大夫五年卒年七十五哲宗太皇太后皆出聲泣時文彥博致仕歸洛將宴餞崇政殿以固在殯罷之輟視朝二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溫靖

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爲人所疾嘗嘗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司馬光退處固每勸神宗召歸及光爲陳州過鄭固與論天下大事至數十曰公行且相宜視先後緩急審處之傳堯俞銘其墓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紹聖時奪遺澤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列元祐黨籍政和中徽宗以固嘗爲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趙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父剛太子賓客徙鳳

翔之謫屋瞻舉進士第調孟州司戶參軍移萬泉令捐圭田修學宮士自遠而至改知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監又以秘書丞知永昌縣築六堰灌田歲省科歛數十萬水訟咸息民以比召社升太常博士知威州瞻以威茂雜羣獠險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文川條著其詳爲西山別錄後熙寧中朝廷經理西南就瞻取其書考馬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治平初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

之敝陛下其思焉刑賞施設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止則止輔相賴其用宜責其效臺諫知其才宜正其說兵柄宜削諸宦官邊議宜付宿將蓋權不可矯而爲也以從天下之望耳英宗稱善久之詔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爲陝西諸路鈐轄招撫諸部瞻以唐用宦者爲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爲至戒宜追還內侍責成守臣章三上言甚激切會文彥博孫沔經略西夏別遣馮京安撫諸路瞻又請罷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侵王官慶帥孫長卿子能禦加長卿集賢院學士瞻言長卿當黜不宜賞賞罰倒置京

東盜賊數起瞻請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求退力言追還昭明等英宗改容訥其言二年秋京師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留中瞻請悉出章疏付兩省詳擇以聞從之時議追崇濮安懿王瞻引漢師丹董宏事謂其屬薛温其曰事將類此吾必以死爭固吾所也中書請安懿王稱親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者顧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要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詞以亂厥真凡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爲母辭窮直書豈足援以斷大議哉臣請與之庭辨以定邪正已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瞻歎曰向者太后切責大臣議乃得罷今邪臣與中官交締歸過至尊而自爲之地吾與首議之臣不並生矣因復力陳會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入對英宗問前事對曰陛下爲仁宗子而濮王又稱皇考則是二父二父非禮英宗曰御史嘗見朕欲皇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英宗曰是中書過耳朕自數歲時先帝養爲子豈敢稱濮考瞻曰臣請退諭中書作詔以曉天下時連日晦冥英宗指天示瞻曰天道如此安敢妄爲褒尊朕意已決無庸宣告瞻曰陛下祇畏天戒不以

嘉靖丁巳年

私妨公甚盛德也及使還聞呂誨等諫濮議皆罷去乞與同貶不報趣入對英宗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孰若効伊尹傳說哉瞻皇懼言臣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遂通判汾州神宗即位遷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又除提點陝西刑獄熙寧三年爲開封府判官神宗問卿知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措民財誠便今欲爲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初王安石欲瞻助已使其黨餌以知雜御史瞻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出爲陝西轉運副使改永興軍轉運使以親老請知同州七年朝廷患

錢重議以文子權之命瞻制置瞻曰有本錢足恃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罔民也議不合移京西轉運使又以親老不行徙陝州請還鄉里除提舉鳳翔太平宮丁外艱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哲宗立轉朝議大夫召爲太常少卿遷戶部侍郎元祐三年擢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因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今臣選武臣難遽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別其才第爲三等籍之以備選注初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於海神宗詔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

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  
下執政議瞻曰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今遽興大  
役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千萬臣竊憂焉朝廷方遣使  
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宜亟從之若以爲可回宜爲數  
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  
國之險昔澶淵之役非河爲限則北兵不止瞻曰王  
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  
數百不聞以河障外國澶淵之役蓋廟社之靈章聖  
之德將相之智勇故敵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  
者以東流非便水官復請塞北流瞻固爭之卒詔罷

役如瞻所議洮河諸族以青唐首領寢弱可制欲倚  
中國兵威以廢之邊臣亟請興師瞻曰不可御外國  
以大信爲本且旣爵命之彼雖失衆心無犯王畧之  
罪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乃止  
瞻又奏廢渠陽軍以紓荆湖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  
永樂遺民夏人聽命五年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語  
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輟視朝二日贈  
銀青光祿大夫謚曰懿簡紹聖中言者以傳會元祐  
諸臣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瞻著春秋論二十卷史  
記抵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

卷西山別錄一卷四子孝謀瀛州錄事參軍獻誠唐  
城令某蚤卒彥詒太康主簿

傅堯俞字欽之本鄆州須城人徙孟州濟源十歲能  
爲文及登第猶未冠石介每過之堯俞未嘗不在介  
曰君少年決科不以遊戲爲娛何也堯俞曰性不喜  
器雜非有他爾介歎息竒之嘗監西京稅院事留守  
晏殊夏竦皆謂曰子有清識雅度文約而理盡卿相  
才也知新息縣累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爲監察御史  
交國公主下嫁李瑋爲家監梁懷吉張承照所間與  
夫不相中仁宗斥二人於外未幾復還主家出瑋知

衛州堯俞言主恃愛薄其夫陛下爲逐瑋而還隸臣  
甚悖禮爲四方笑後何以誨諸女乎皇城邏卒吳清  
誣奏富民殺人鞠治無狀有司須清辨內侍主者不  
遣堯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復聞外事矣臣以爲不若  
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賞罰焉則事之上聞者皆實  
乃所以廣視聽也縱而不問則讒者肆行民無所措  
手足尚欲求治得乎內侍李允恭朱晦屈法任其子  
趙繼寵越次管當天章閣蔡世寧掌內藏而以珠私  
示內人堯俞以爲嬖寵恩倖過失當防之於漸悉劾  
之時乏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堯俞奏曰今度支

宋史列傳卷百一十一  
十一  
歲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弊在陛下宜自儉刻  
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  
紛更爲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下殆矣仁宗春秋高  
皇嗣未立堯俞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及英宗  
爲皇子有司闕供餽仁宗未知堯俞言陛下旣以宗  
社之重建皇嗣宜以家人禮使皇子朝夕侍饌左右  
以通慈孝之誠今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  
是詔有司供具甚厚英宗即位轉殿中侍御史遷起居  
舍人皇太后與英宗同聽政英宗有疾旣平堯俞上書  
皇太后請還政久之聞內侍任守忠有讒間語堯俞諫

皇太后曰外間物論紛惑兩宮之情未通臣謂天下  
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  
公况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大下乎  
如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矣於是皇太后還政  
逐守忠堯俞言於英宗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  
頗錄其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及側且守忠  
已去其餘不問可也遷右司諫同知諫院英宗眷遇  
堯俞嘗雪中賜對堯俞自東廡升英宗傾身東向以  
待每奏事退多目送之嘗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  
堯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英

宗納其言時英宗初躬庶政猶謙讓任大臣堯俞言大臣之言是陛下偶以爲然而行之可也審其非矣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願君臣之際是是非非毋相面從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陛下矣嘗因論事英宗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若襄有罪何不自正典刑安用臣言英宗曰欲使臺諫言以公議出之對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襄辨出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陝西言近邊熟戶頗逃失詔以內侍李若愚等爲陝西四路鈐轄轉運使招納歲一入奏事堯俞言此安撫經畧使

職也且若愚等陛下不信其言則如不用言必見從則邊帥之權移於四人矣尋罷之大臣建言濮安懿王宜稱皇考堯俞曰此於人情禮文皆大謬戾與侍御史呂誨同上十餘疏其言極切主議者知恟恟不可遏逐易考稱親堯俞又言親非父母而何亦不可也夫恩義存亡一也先帝旣以陛下爲子當是時設濮王尚無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災言簡宗廟則水不潤下今以濮王爲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孰其爲俄命堯俞與趙瞻復契丹比還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皆以諫濮議罷復除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堯俞

拜疏必求罷去英宗面留之堯俞言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因再拜辭英宗愕然曰是果不可留也遂出知和州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神宗即位徙知廬州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敢以爲告安石愠之但授直昭文館權臨鐵副使俄出爲河北

轉運使改知江寧府陞辭言仁廟一室與藝祖太宗並爲百代不遷之主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爲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宮先是徐人告有談天文休咎者堯俞以事未白不受辭談者後伏誅堯俞坐不即捕削官職稍起監黎陽縣倉草場郡掾行縣堯俞從衆出迎盡禮守爲遣他吏代主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曠其職雖寒暑必日至庾中治事凡十年哲宗立自知明州召爲祕書少監兼侍講擢給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平

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  
窺人陰私挾人細故則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御  
史張舜民以言事罷詔堯俞更舉御史堯俞封還詔  
書請留舜民不聽即以堯俞爲吏部侍郎堯俞不可  
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未幾復爲吏部侍郎御史  
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新州宰執侍從以下  
罷者七八人御史府爲之一空堯俞曰確之黨其尤  
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物置之且言以陛下盛德而  
乃於此不能平願聽之如蚊蚋之過耳無使有纖微  
之忤以奸大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

至誠而御遐福也水官李偉議大河可從孫材導之  
還故道堯俞言河事雖不可喻度然比遣使按之皆  
言非便而偉又繆悠不肯任責豈可以遽興大役朝  
廷遂置偉議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  
侍郎六年卒年六十八神宗與太皇太后哭臨之太  
皇太后語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  
君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  
獻簡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謚著名黨籍後黨錮解  
下詔褒贈錄其子堯俞厚重言寡遇人不設城府人  
自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

色初自諫官補郡衆疑法令有未安者必有所不從  
堯俞一切遵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也  
郡知守法而已徐前守侵用公錢堯俞至爲償之未  
足而去後守移文堯俞使償久之致實非堯俞所用  
卒不辯司馬光嘗謂河南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  
難兼吾於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  
勇而能溫是爲難爾從孫察見忠義傳

論曰存固瞻堯俞初皆善王安石及甘秉政未嘗受  
所誘餌與論新法終不詭隨及元祐區別正邪其論  
蔡確詩謗之罪恐爲已甚將啓朋黨禍豈非先知  
之明乎他有更張隨事諫止不少循默然無矯枉過  
中之失故能不亟不徐進退有道在元祐諸臣中身  
名俱全亦難矣哉

列傳卷第一百

中文

六八

列傳卷第一百一

宋史三百四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

奉勅修

梁燾

王巖叟

鄭雍

孫永

梁燾字况之鄆州須城人父蒨兵部員外郎直史館  
燾以蒨任為太廟齋郎舉進士中第編校秘閣書籍  
還集賢校理通判明州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  
久早上書論時政曰陛下日者閔雨靖惟政事之闕  
惕然自責丁卯發詔癸酉而雨是上天顧聽陛下之  
德言而喜其有及民之意也當四方仰雨十月之久

萬曆二十五年刊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十二

乙

民刻於新法嗷嗷如焦而京師尤甚闐闐細民罔不  
失職智愚相視日有大變之憂陛下既惠以詔旨又  
施之行事講除刻文蠲損緡錢等一日之間歡聲四  
起距誕節三日而膏澤降是天以雨壽陛下之萬年  
感聖心於大寤有以遂其仁政也然法令垂戾爲毒  
於民者所變纔能萬一人之心不解故天意亦未釋  
而雨不再施陛下亦以此爲戒而夙夜應之乎今陛  
下之所知者市易書耳法之爲害豈特此耶曰青苗  
錢也助役錢也方田也保甲也淤田也兼是數者而  
天下之民被其害青苗之錢未及償而責以免役

免役之錢未暇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下而復有方  
田方田未息而迫以保甲是徒擾百姓使不得少休  
於聖澤其爲害之實雖一有言之者必以下主吏主  
吏妄報以無是則從而信之恬不復問而反坐言者  
雖間遣使循行而苟且寵祿巧爲妄誕成就其事至  
請遍行其法上下相隱習以成風臣謂天下之患不患  
禍亂之不可去患芻蕘蒙蔽之俗成使上不得聞所當  
聞故政日以敝而禍亂卒至也陛下可不深思其故  
乎疏入不報內侍王中正將兵出強干賞不以法燾  
爭之不得請外出知宣州入辭神宗曰樞臣云卿不

肯安職何也對曰臣居官五年非敢不安職恐不勝任使故去耳神宗曰王中正功賞文書何爲獨不可曰中正罔冒僥覲臣不敢屈法以負陛下未幾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召爲工部郎中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有請宣仁后御文德殿服袞冕受冊者燾率同列諫引薛奎諫章獻明肅皇后不當以王服見太廟事宣仁后欣納又論市易已廢乞蠲中下戶逋負又乞欠青苗下戶不得令保人備償文彥博議遣劉奉世使夏國御史張舜民論其不當遣降通判虢州燾言御史持紀綱之官得以犯顏正論况臣下過失安

得畏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議大臣不快御史者天下之私心罪天下敢言之公議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盛事也時同論者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王覲孫升韓川凡七人悉召至都堂勅諭以事當權其輕重故不惜一新進御史以慰老臣燾又言若論年齡爵祿則老臣爲重若論法度綱紀則老臣爲輕御史者天子之法官也不可以大臣鞅鞅而斥去願還舜民以正國禮章十上不聽燾又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還舜民制命以爲失職坐詎同列出爲集賢殿修撰知潞州辭不拜曰臣本論

張舜民不當罷如以爲非卽應用此受斥今乃得以  
微罪冒美職守劇郡如此則朝廷命令不能明辨曲  
直以好惡示天下矣不報至路值歲饑不待命發常  
平粟振民流人聞之來者不絕燾處之有條人不告  
病明年以左諫議大夫召甫就道民攀轅不得行踰  
大行抵河內乃已旣到上書言帝富於春秋未專宸  
斷大皇保佑聖主制政簾帷姦人易爲欺蔽願正綱  
紀明法度采川忠言講求仁術兩宮嘉納焉前宰相  
蔡確作詩怨謗燾與劉安世交攻之燾又言方今忠  
於確者多於忠朝廷之士敢爲奸言者多於敢正論

之人以此見確之氣燄凶赫根株牽連賊化害政爲  
患滋大確卒竄新州燾進御史中丞鄧潤甫除吏部  
尚書燾論潤甫柔佞不立巧爲進取不聽改權戶部  
尚書不拜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旬日入權禮部  
尚書爲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蔡  
京帥蜀燾曰元豐侍從可用者多惟京輕險貪懷不  
可用又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能合遂丐去哲宗遣  
近臣問所以去意且令密訪人才燾曰信任不篤言  
不見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言  
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

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  
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以疾罷爲資政殿學  
士同醴泉觀使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使以寵  
之力辭改知穎昌府旣出京師哲宗遣中貴諭以復  
用之旨紹聖元年知鄆州朋黨論起哲宗曰梁燾每  
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以故  
最後責竟以司馬光黨黜知鄂州三年再貶少府監  
分司南京明年三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三年卒年  
六十四徙其子於昭州徽宗立始得歸燾自立朝一  
以引援人物爲意在鄂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  
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  
曰燾出入侍從至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  
負愧多矣其好賢樂善如此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幼時語未正已知文字  
仁宗患詞賦致經術不明初置明經科巖叟十八鄉  
與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樂城簿涇州推官甫兩月聞  
弟喪棄官歸養熙寧中韓琦留守北京以爲賢辟管  
勾國子監又辟管勾安撫司機宜文字監晉州折博  
煉鹽務韓絳代琦復欲留用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  
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後知定州安喜縣有

法吏罷居鄉里導人爲訟巖叟捕撻於市衆皆竦然定守李公著歎曰此古良吏也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哲宗卽位用劉摯薦爲監察御史時六察尚未言事巖叟入臺之明日卽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用賢不可以小利失民心遂言役錢歛民太重民力不勝願復差法如嘉祐時又言河北榷鹽法尚行民受其弊貧者不復食錄大名刻石仁宗詔書以進又以河北天下根本自祖宗以來惟此爲患願復其舊江西鹽害民詔遣使者

往視巖叟言一方病矣必待使還而後改爲恐有不  
及被德澤而死者願亟罷之又極陳時事以爲不絕  
害本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是難致時下  
詔求民疾苦四方爭以其情赴愬所司憚於省錄頗  
成壅滯巖叟言不問則已言則必行之不然天下之  
人必謂陛下以空言說之後有詔命孰肯取信李定  
不持所生毋仇氏服巖叟論其不孝定遂分司宰相  
蔡確爲裕陵復土使還朝以定策自居巖叟言陛下  
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於  
中而確敢貪天自伐章惇讒賊狼戾罔上蔽明不忠

之罪蓋與確等近簾前爭役法詞氣不遜無事上之禮今聖政不出房闥豈宜容此大姦猶在廊廟於是二人相繼退斥遷左司諫兼權給事中時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巖叟卽繳錄黃上疏諫旣而命不由門下省以出巖叟請對言之益切退就閣上疏曰臣爲諫官旣當言承之給事又當駁非臣好爲高論喜忤大臣恐命令斜出尤損紀綱疏凡八上命竟寢又言三省胥吏日饗厚奉歲累優秩而朝廷每舉一事輒計功論賞不知平日祿賜將焉用之姑息相承流弊已極望飭勵大臣事爲之制卽詔裁抑僥倖

定爲十七條遷侍御史兩省正言久闕巖叟上疏曰國朝倣近古之制諫臣纔至六員方之先王已爲至少今復虛而不除臣所未諭豈以爲治道已清而無事於言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趣補其闕多進正人以壯本朝正人進小人自消矣諸路水災朝廷行振貸戶部限以災傷過七分民戶降四等始許之巖叟言中戶以上蓋亦艱食乞母問分數等級皆得貸庶幾王澤無間以召至和矣坐張舜民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賢院知齊州請河北所言鹽法行之京東明年復以起

居舍人召嘗侍邇英講進讀寶訓至節費巖叟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有濟當每事以節儉爲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讀仁宗知人事巖叟曰人主常欲虚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司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哲宗曰止此三德爲更有德蓋哲宗自臨御淵默不言巖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已而忘其惡不以逆已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

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當勿一罔上盜寵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遠聲色之好絕盤遊之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非道不能說此人主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享四海之富而不濫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如不及虚心以訪道屈已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薄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巖叟日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爲樂

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它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哲宗然之巖叟館伴遼賀正旦使耶律寬寬求觀元會儀巖叟曰此非外國所宜知止錄笏記與之寬不敢求進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湖北諸蠻互出擾邊無有寧歲巖叟請專以疆事委荆南唐義問遂自草檄文喻義問以朝廷方敦尚恩信勿爲徼倖功賞之意後遂安輯初夏人遣使入貢及爲境上之議故爲此去彼來牽致勞苦每違期日巖叟請預戒邊臣夏違期一不至

則勿復應自後不復敢違質孤勝如二堡漢趙充國留屯之所自元祐講和在蘭州界內夏以爲形勝膏腴之地力爭之二堡若失則蘭州熙河遂危延帥欲以二堡與夏蘇轍主其議及熙河延安二捷同報轍奏曰近邊奏稍頻西人意在得二堡今盛夏猶如此入秋可虞不若早定議意在與之也巖叟曰形勢之地豈可輕棄不知旣與還不更求否太皇太后曰然議遂止夏人數萬侵定西之東通遠之北壞七厓巘堡掠居人轉侵涇原及河外鄜府州衆遂至十萬熙帥范育偵伺夏右廂種落大抵趣河外三疏請乘此

進堡砦築龕谷勝如相照定西而東徑隴諾城朝議未一或欲以七巉經毀之地皆以與夏巖叟力言不可與彼計得行後患未已因請遣官諭熙帥卽以戶部員外郎穆衍行視築定遠以據要害其調兵貲費一從便宜不必中覆定遠遂城皆巖叟之力拜中書舍人滕甫帥太原爲走馬承受所撼徙潁昌巖叟封還詞頭言進退帥臣理宜重慎今以小臣一言易之使後人畏憚不自保此風浸長非委任安邊之福乃止復爲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舊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廳共治一事多爲異同或累日不竟更疲於

咨稟巖叟創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署爲令都城群偷所聚謂之大房每區容數十百人淵藪詭僻不可勝究巖叟令掩捕撤毀隨輕重決之根株一空供備庫使曹續以產貿萬緡市僧逾年負其半續盡力不可取一日啓戶則所負皆在焉驚扣其故僧曰王公今日知府矣初曹氏之隸韓絢與同隸訟事連其主就逮之曹氏者慈聖后之族也巖叟言部曲相訟不當論其主今不惟長告訐之風且傷孝治慈聖仙遊未遠一旦因廝役之過使其子孫對吏殆聖情有所不忍詔竄絢而絕其獄巖叟嘗謂天下積欠多名催

免不一公私費擾乞隨等第立多寡爲催法朝廷乃定五年十科之令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謝太皇太后曰知卿才望不次超用巖叟又再拜謝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少進而西奏哲宗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

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秦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旣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兩宮深然之上清儲祥宮成太皇太后謂輔臣曰此與皇帝皆出閣中物營之以成先帝之志巖叟曰陛下不煩公不勞民真盛德事然願自今以土木爲戒又以宮成將肆赦巖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治也哲宗方選后太皇太后曰今得狄諮女年命似便然爲是庶出過房事須評議巖叟進曰按禮

經問名篇女家荅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外民官諱不識今者狄氏將何辭以進議遂寢哲宗選后既定太皇太后曰帝得賢后有內助功不是小事巖叟對曰內助雖后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巖叟退取歷代后事可爲法者類爲中宮懿範上之宰相劉摯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巖叟曰元祐之初排斥姦邪緝熙聖治摯與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讒毀之意重惜腹心之人無輕其去就兩宮然之後摯竟爲御史鄭雍所擊巖叟連上疏論救摯去位御史遂指爲黨罷爲端明殿學士知鄭州言者猶未厭太皇太后曰巖叟有大功今日之命出不獲已耳明年徙河陽數月卒年五十一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追貶雷州別駕司馬光以其進諫無隱稱之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爲文語省理該深得制誥體有易詩春秋傳行于世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進士甲科調兗州推官韓琦上其文召試秘閣校理知太常禮院英宗之喪論宗室不當嫁娶與時習忤通判峽州知池州復還太常禮

院歷開封府判官熙寧元豐間更制變令士大夫多  
違已以求合雍獨靜默自守改嘉王岐王府記室參  
軍神宗末年二王旣長猶居禁中雍獻四箴規戒且  
諷使求出外邸凡在邸七年用久次以轉運使秩留  
宣仁后知其賢及臨政擢爲起居郎進中書舍人鄧  
潤甫除翰林承旨雍當制制未出言事者五人交章  
攻之換爲侍讀學士雍言二職皆天下精選以潤甫  
之過薄不當革前命以爲姦邪不當在經幄今中外  
咸謂朝廷姑以是塞言者如此則邪正何由可辨善  
惡何由可明若每事必待人言是賞罰之柄不得已

而行非所以示信天下之道潤甫仍爲承旨周種乞  
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雍言安石持國政不能上副  
屬任非先帝神明遠而弗用則其所敗壞可勝言哉  
今種以小臣輒肆橫議願正其罪從之使契丹還徙  
右諫議大夫言朝廷重內輕外選用牧伯罕輟從班  
以閥閱輕淺者充員不復爲來日慮願自今稍積資  
望以漸試之吳中大饑方議振恤以民習欺誕敕本  
部料檢家至戶到雍言此令一布吏專料民而不救  
災民皆死於飢今富有四海柰何謹圭撮之濫而輕  
比屋之死乎哲宗悟追止之侍御史賈易沽激自喜

中丞趙彥若懦不自立雍并論之遂罷易左轉彥若以雍爲中丞雍辭中丞以臣言去而身承其乏非所以厚風俗也不許時二府禁謁加嚴雍歎曰旁招俊又列于庶位宅百揆職也彼有足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柰何設禁若是且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體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如此乎於是援賈誼廉恥節行之說以諫詔弛其禁刑部讞囚宰執論殺之有司以爲可生不奉詔得罪雍言是固可罪然究其用心在外廣好生之德耳若遽以爲罪臣恐鄰於嗜殺今使有司欲殺而朝廷生之猶恐仁恩德意不

白於天下而况反是者哉哲宗嘉納囚遂得生初邢恕以書抵宰相劉摯摯荅曰有自愛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司茹東濟錄書示雍與殿中侍御史楊畏雍畏釋其語曰俟休復者俟他日太后復辟也遂並以此事論摯威福自恣乞罷之以収主柄又論王巖叟朱光庭梁燾等三十人皆爲摯黨以閉其援及摯出知鄆州光庭方爲給事中繳還摯麻詞巖叟燾力救之哲宗以先入之言不納雍之攻擊人以爲附左相呂大防也又有請暴摯陰事者雍曰吾爲國擊宰相非仇摯也彼之陰事何有於國哉置不以聞拜尚書右

丞改左丞雍在政地哲宗稱其事上有禮紹聖初治元祐衆臣雍頓首自列哲宗明其亡他心諭使勿去周秩乘隙抵之謂雍初爲侍從時因徐王私於權臣以進哲宗怒曰此是何言也使徐王聞之豈能自安黜秩知廣德軍敕銀臺毋受雍辭去奏章東府吏毋聽雍妻子輒出且令學士錢勰善爲留詔二年始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北京留守初章惇以白帖貶謫元祐臣僚安燾爭論不已哲宗疑之雍欲爲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乃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哲宗遂其姦雍雖以此結惇

然卒罷政坐元祐黨奪職知鄭州數日改成都府元符元年提舉崇福宮歸未至而卒年六十八政和中復資政殿學士

孫永字曼叔世爲趙人徙長社年十歲而孤祖給事中冲列爲子行蔭將作監主簿肄業西學郡試常第一冲戒之曰洛陽英雋所萃汝年少不宜多上人自是不復試冲卒喪除復列爲孫換試御擢進士第調襄城尉宜城令至太常博士御史中丞賈黯薦爲御史以母老不就韓琦讀其詩歎譽之引爲諸王府侍讀神宗爲穎王出新錄韓非子畀官僚讎定永曰非

險薄刻核其書背六經之旨願毋留意王  
曰廣藏書之數耳非所好也及爲皇太子  
進舍人卽位擢天章閣待制安撫陝西民  
景詢外叛詔捕送其孥勿以赦原永言陛  
下新御極曠澤流行惡逆者猶得虧除今  
緣坐者弗宥非所以示信也歷河北陝西  
都轉運使時邊用不足以解鹽市馬別爲  
一司外臺不得與永奏曰鹽馬國之大計  
使主者專其柄旣無以統隸苟爲非法孰  
從而制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王韶

以布衣入幕府建取熙河策永折之曰邊  
陲方安靜無故騷動恐變生不測會新築  
劉家堡失利衆請戮偏裨以塞責永曰居  
敵必爭之地軍孤援絕兵法所謂不得而  
守者也尤人以自免於我安乎竟用是降  
天章閣待制知和州以詳定編敕知審官  
東院召還神宗問青苗助役之法於民便  
否對曰法誠善然彊民出息輸錢代徭不  
能無重歛之患若用以資經費非臣所知  
也時倉法峻密庾吏受百錢則黥爲卒府

史亦如之神宗又問此法既下吏尚爲姦乎對曰強盜罪死犯者猶衆况配頽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雖在府吏臣亦不敢必其無犯也議復肉刑事下永永奏曰刻人肌膚深害仁政漢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神宗曰事固未決待卿始定耳不果行復學士知瀛州河決於具瀛冀尤甚民租以災免者州縣懼常平法徵催如故永連章論止神宗從之仍命發廩粟以振白溝巡檢趙用以遼人漁界河擅引兵北度蕩

其族帳遼持此兆釁數暴邊上神宗遣使問故永請正用罪以謝未報遼屯兵連營亘四十里永好諭之曰彊吏冒禁已寘之獄矣今何爲者敵意解但求醪糒犒師西旋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呂嘉聞言吏欲使都人列肆輸錢以免直下府詢究曹掾以爲便永占書紙尾不暇省既乃行市易抵當法貸民錢而爲之期有不能償而死者神宗頗知之嘉問妄變其名以罔聽神宗慮立法未盡詔永及韓維究實永奏言市筭下逮錐刀爲人患苦

御史張琥劾永棄同即異罷爲提舉中太一  
宮元豐中判軍器監有司病皮革不給嚴隱  
匿之科亡賴輩肆情爲訐至婦人冠飾亦不免  
永請聽人以所藏之善者售於官得貨其餘  
訐訟旣息國用亦濟出知太原且行神宗訪  
以時務永言近者造戎器倍常外間謂將有  
事於征討兵非輕用之物願軫不戢自焚之  
戒神宗曰此備豫不虞若四方安平豈有輕  
動之理卿言是也忻代產鹽苦惡不堪食轉  
運使必欲理之以盜販闌越之罪罪兵吏

永言鹽民食也不可禁兵武備也不可闕顧以惡鹽  
累防兵非計也詔弛其禁入判將作進端明殿學士  
病不能朝神宗遣上醫調視六命近侍問安否至虛  
樞密位以待辭去益力提舉崇福宮踰年起知陳州  
徙潁昌永裕起陵許汝當運粟數十萬斛於陵下調  
民牛數萬永請而免哲宗召拜工部尚書太皇太后  
下詔求言永陳保馬保甲免役三事最勁願一切罷  
去復修監牧保伍差徭之法太皇太后皆納之元祐  
元年遷吏部又屬疾改資政殿學士兼侍讀提舉中  
太一宮未拜而卒年六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賻金

帛二十謚曰康簡永外和內勁論議常持平不求詭  
異事或悖於理雖逼以勢亦不為屈永嘗以矯亢形  
於色辭與人交終身無怨仇范純仁蘇頌皆稱之為  
國器

論曰宋之衰也人才尚多梁燾王巖叟盡忠事上凡  
有過舉知無不言雖或從或違而隱然有虎豹在山  
之勢矣第以新州之舉於是為過故它日紹聖復以  
藉口使元祐眾賢皆罹其禍由是再變而為宣政之  
姦臣國日危矣鄭雍易其所守肆擊劉摯被及者三  
十人欲結章惇以取容然而終亦不免小人及覆專

務自全竟何益哉孫永之為人庶得其中焉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

列傳卷第一百二

宋史三百四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元絳

許將

鄧潤甫

林希弟旦

蔣之奇

陸佃

吳居厚

溫益

元絳字厚之其先臨川危氏唐末曾祖仔倡聚眾保鄉里進據信州為楊氏所敗奔杭州易姓曰元祖德昭仕吳越至丞相遂為錢塘人絳生而敏悟五歲能作詩九歲謂荆南太守試以三題上諸朝貧不能行長舉進士以廷試誤賦韻得學究出身再舉登第調

列傳卷第一百二

宋史三百四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元絳

許將

鄧潤甫

林希弟旦

蔣之奇

陸佃

吳居厚

溫益

元絳字厚之其先臨川危氏唐末曾祖仔倡聚眾保鄉里進據信州為楊氏所敗奔杭州易姓曰元祖德昭仕吳越至丞相遂為錢塘人絳生而敏悟五歲能作詩九歲謂荆南太守試以三題上諸朝貧不能行長舉進士以廷試誤賦韻得學究出身再舉登第調

江寧推官攝上元令民有號王豹子者豪占人田畧男女爲僕妾有欲告者則殺以滅口絳捕寘于法甲與乙被酒相毆擊甲歸臥夜爲盜斷足妻稱乙告里長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救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僧繫廡下詰妻姦狀卽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襦無血污是以知之安撫使范仲淹表其材知永新縣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毋始知之訟于縣縣索券爲證則毋手印存弗

受又訟于州于使者擊登聞鼓皆不得直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牘尾印而撰僞券續之耳聿駭謝卽日歸整田知通州海門縣淮民多盜販鹽制置使建言滿二十斤者皆坐徒絳曰海濱之人恃鹽以爲命非群販比也笞而縱之擢江西轉運判官知台州州大水冒城民廬蕩析絳出庫錢卽其處作室數千區命人自占與期三歲償費流者皆復業又甃其城因門爲牖以禦湍漲後人守其法入爲度支判官儂智高叛嶺南宿軍邕州而歲漕不足絳以直集賢院爲廣東轉運使

建瀕江水砦數十以待逋寇繕治十五處樓堞器械  
皆備軍食有餘以功遷工部郎中歷兩浙河北轉運  
使召拜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福州進龍圖閣  
直學士徙廣越荆南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拜三司  
使參知政事數請老神宗命其子耆寧校書崇文院  
慰留之會大學虞蕃訟博士受賄事連耆寧當下獄  
絳請上還職祿而容耆寧卽訊於外從之於是御史  
至第薄責絳絳一不自辨罷知亳州入辭帝謂曰朕  
知卿一歲卽召矣卿意欲陳訴乎絳謝罪願得穎卽  
以爲穎州明年加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都留提舉

中太一宮力疾入謁曰臣疾憊子弱儻一旦不幸死  
則遺骸不得近先人丘墓帝惻然曰朕爲卿辦襄雖  
百子何以加詔毋多拜乘輿行幸勿扈從又明年以  
太子少保致仕絳所至有威名而無特操少儀矩仕  
已顯猶謂遲晚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  
鄙之然工於文辭爲流輩推許景靈宮作神御十一  
殿夜傳詔草上梁文遲明上之雖在中書而蕃夷書  
詔猶多出其手旣得謝帝眷眷命之曰卿可營居京  
師朕當資幣金且便耆寧仕進絳曰臣有田廬在吳  
乞歸鬻之卽築室都城得望屬車之塵幸矣敢冀賜

邪既行追賚白金千兩救以蚤還絳至吳踰歲以老病奏恐不能奉詔三年而薨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師謚曰章簡

許將字冲元福州閩人舉進士第一歐陽修讀其賦謂曰君辭氣似沂公未可量也簽書昭慶軍判官代還當試館職辭曰起家爲官本代耕耳願以守選餘日讀所未見書宰相善其志以通判明州神宗召對除集賢校理同知禮院編修中書條例自太常丞當轉博士超改右正言明口直言人院又明日判流內銓皆神宗特命舉朝榮之初人調擬先南曹次考

功綜核無法吏得緣文爲姦選者又不得訴長吏將奏罷南曹闢公舍以待來訴者士無留難進知制誥特勅不試而命之契丹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請代地歲聘之使不敢行以命將將入對曰臣備位侍從朝廷大議不容不知萬一北人言及代州事不有以折之則傷國體遂命將詣樞密院閱文書及至北境居人跨屋棟聚觀曰看南朝狀元及肄射將先破的契丹使蕭禧館客禧果以代州爲問將隨問隨荅禧又曰界渠未定顧和好體重吾且往大國分畫矣將曰此事申飭邊臣豈不可何以使爲禧慙不能對

歸報神宗善之以將知審官西院直學士院判尚書兵部時河北保甲陝西河東弓箭社閩楚槍仗手雖有名籍其多少與年月不均以致閱按無法將一切整攝之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爲同進所忌會治太學虞蕃訟釋諸生無罪者蔡確舒亶因陷之逮其父子入御史府踰月得解黜知蘄州明年以龍圖閣待制起知秦州改揚州又改鄆州上元張燈吏籍爲盜者繫獄將曰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民無一人犯法三閭皆空父老歎曰自王沂公後五十六年始再見獄空耳鄆俗士子喜聚肆以謗官

將雖弗禁其俗自息召爲兵部侍郎上䟽言兵措於形勢之內最彰而易知隱於權用之表最微而難能此天下之至機也是以治兵有制名雖不同從而橫之方而圓之使萬衆猶一人車馬有數用雖不同合而分之散而斂之取西方猶跬步制噐有度工雖不同左而右之近而遠之運衆筭猶掌握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此又條奏八事以爲兵之事有三曰禁兵曰廂兵曰民兵馬之事有三曰養馬曰市馬曰牧馬兵噐之事有二曰繕作曰給用及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將立具上之明日訪樞臣不能對也

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爲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右丞將自以在先朝爲侍從每討熙豐舊章以聞中旨用王文郁姚兕領軍執政復議用張利一張守約將始與執政同議復密疏利一不可用言者論其窺伺主意銜直賣友罷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揚州又移大名府會黃河東北二議未決將曰度今之利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水大至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口可以止兩不能相奪則各因其自流以

待之紹聖初入爲吏部尚書上疏乞依元豐詔定比郊夏至親祀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爲相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奏發司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方黨禍作或舉漢唐誅戮故事帝復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哲宗皆納之將嘗議正夏人罪以涇原近夏而地廣謀帥尤難乞用章惇惇果有功崇寧元年進門下侍郎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撫定鄯廓州邊臣欲舉師渡河朝議難之將獨謂外國不可以爽信而兵機

有不可失既已戒具願遂從之未幾捷書至將以復河湟功轉特進凡居政地十年御史中丞朱諤取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爲謗且謂將左顧右視見利則回幡然改圖初無定論元祐間嘗爲丞轄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秉鈞軸則陰匿元祐之所爲逮至建中尚此冒居則紹聖之所爲已皆非矣強顏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所爲亦隨改焉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潁昌府移大名加觀文殿學士奉國軍節度使在大名六年數告老召爲祐神觀使政和初卒年七十五贈開

府儀同三司謚曰文定子份龍圖閣學士

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嘗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別字聖求後皆復之第進士爲上饒尉武昌令舉賢良方正召試不應熙寧中王安石以潤甫爲編修中書戶房事神宗覽其文除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諫院知制誥同鄧綰張琥治鄭俠獄深致其文入馮京王安國丁諷王堯臣罪擢御史中丞上疏曰向者陛下登用雋賢更易百度工狃於見聞蔽於俗學競起而萃非之故陛下排斥異論以圖治功然言責之路反爲壅抑非徒抑之又以疑之論卹民力則疑其違

道干譽論補法度則疑其同乎流俗論斥人物則疑其訐以爲直故敢言之氣烈日以折而天下事變有不得盡聞曩變法之初勢白且當爾今法度已就緒宜有以來天下論議至於淫聲附設行有挾而發自當屏棄如此則善言不伏而致大治也李憲措置熙河邊事潤甫率其屬周尹蔡承之偕彭汝礪上書切諫其畧云自唐開元以來用楊思勳魚朝恩程元振吐突承璀爲將有功則負勢驕恣陵轢公卿無功則挫損國威爲四國笑今陛下使當將兵功之成否非臣等所能預料然以往事監之其有害必矣陛下仁聖神武駕

御豪傑雖憲百輩顧何能爲獨不長念郤慮爲萬世之計乎豈可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後世沿襲故迹視以爲常進用其徒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不聽又言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芟劉昭陵喬木翦伐無遺熙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敕吏致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掎克不顧大體願紕創議之人而一切如令從之遷翰林學士因論奏相州獄爲蔡確所陷落職知撫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召復翰林學士兼掌皇

子閣牋記一時制作獨倚潤甫焉哲宗立惟潤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進承旨修撰神宗實錄以母喪去終制爲吏部尚書梁燾論其草蔡確制妄稱有定策功乃以龍圖閣學士知亳州閱歲復以承旨召數月除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請郡得知蔡州移永興軍元祐末以兵部尚書召紹聖初哲宗親政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遂拜尚書左丞章惇議重謫呂大防劉摯潤甫不以爲然曰俟見上當力爭無何暴卒年六十八輟視朝二日以嘗掌均邸牋奏優贈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安惠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調涇縣主簿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皇后父喪太常議服淺素希奏禮后爲父降服葢今服淺素不經及遣使高麗希聞命懼形於色辭行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遷著作佐郎禮部郎中元豐六年詔修兩朝寶訓上之元祐初歷祕書少監起居舍人起居郎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僞士論羞薄不足以玷從列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加天章閣待制紹聖初

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惇欲使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亦以久不得志將甘心焉遂留行復爲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錄兼侍讀哲宗問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希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爲顯承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群臣希皆密預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大防劉摯蘇軾轍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爲之詞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

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遷禮部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擢同知樞密院始惇疑曾布在樞府間已使希爲貳以相伺察希曰爲布所誘且怨惇不引爲執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知亳州移杭州布不能救也旋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徽宗立徙大名上河東邊計三策朝廷以其詞命醜正之罪奪職知揚州徙舒州未幾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學士謚曰文節弟旦

旦第進士熙寧中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居臺五月以論李定事罷守

故官久之幹當奏院陳繹領門下封駁又撫其前論  
罷之累年乃簽書淮南判官入爲太常博士工部考  
功負外郎元祐元年拜殿中侍御史甫莅職即上疏  
曰廣言路然後知得失達民情然後知利病竊見去  
歲五月詔求讜言士民爭欲自獻及詳觀詔語名雖  
求諫實欲拒言約束丁寧使不得觀望迎合犯令干  
譽終之必行黜罰以恐懼之於是人人知戒言將出  
而復止至於再申諭告方達天聰聞初詔乃蔡確章  
惇造端其詞盡出於惇今二人旣去其餘黨常懷醜  
正惡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折邪謀遂論呂惠卿鄧  
綰雖罷揚州猶莅小郡小郡之民奚罪焉乞投之散  
地以謝天下又言近彈王中正石得一等雖以薄責  
得一所任肘腋小人如翟勅之徒亦宜編削詔並降  
支郡管校又論崔台符賈種民舞文深酷之罪皆逐  
之出爲淮南轉運副使歷右司郎中祕書少監太僕  
卿終河東轉運使子膚坐元符上書陷於黨籍

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以伯父樞密直學士堂  
陰得官擢進士第中春秋三傳科至太常博士又舉  
賢良方正試六論中選及對策失書問日報罷英宗  
覽而善之擢監察御史神宗立轉殿中侍御史上謹

始五事一曰進忠賢二曰退姦邪三曰納諫諍四曰遠近習五曰閉女謁神宗顧之曰斜封墨敕必無有至於近習之戒孟子所謂觀遠臣以其所主者也之奇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何憂不治初之奇為歐陽脩所厚制科既黜乃詣脩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為眾所容因脩妻弟薛良孺得罪怨脩誣脩及婦吳氏事遂劾脩神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稅仍榜朝堂至州上表哀謝神宗憐其有母改監宣州酒稅新法行為福建轉運判官時諸道免役推行失平之奇約僦庸費隨筭錢高下均取之民以為

為便遷淮東轉運副使歲惡民流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如揚之天長二十六陂宿之臨渙橫斜三溝尤其大也用工至百萬溉田九千頃活民八萬四千歷江西河北陝西副使之奇在陝西經賦入以給用度公私用足比其去庫緡八十餘萬邊粟皆支二年移淮南擢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至京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石錫服三品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為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增二秩加直龍圖閣升發運使凡六年其所經度皆為一司故事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御史韓川孫

升諫官朱光庭皆言之奇小人不足當斯選改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妖人岑深善幻聚黨二千人謀取新興略番禺包據嶺表群不逞借之爲虐其勢張甚之奇遣鈐轄楊從先致討生擒之加寶文閣待制南海饒寶貨爲吏者多貪聲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吳隱之宋璟盧奐李勉等繪其象建十賢堂以祀冀變其習徙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遼使耶律迪道死所過郡守皆再拜致祭之奇曰天子方伯柰何爲之屈膝邪奠而不拜入爲戶部侍郎未幾復出知熙州夏人論和請畫封境之奇揣其非誠心務守備謹斥

候常若敵至終之奇去夏人不敢犯塞紹聖中召爲中書舍人改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元符末鄒浩以言事得罪之奇折簡別之責守汝州閱月徙慶州徽宗立復爲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明年知院事沅州蠻擾邊之奇請遣將討之以其地爲徽靖二州崇寧元年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棄河湟事奪職由正議大夫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三年卒年七十四後錄其嘗陳紹述之言盡復官職之奇爲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以治辨稱且孜孜以人物爲已任在閩薦處士陳烈

左注南薦孝子徐積每行部至必造之特以畔歐陽  
修之故爲清議所薄子堦至侍從曾孫芾別有傳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  
讀書躡屨從師不遠千里過金陵受經於王安石熙  
寧三年應舉入京適安石當國首問新政佃曰法非  
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如青苗是也安  
石驚曰何爲乃爾吾與呂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  
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  
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  
致人言也明日安石名謂之曰惠卿云私家取債亦

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旣而承之  
還詭言於民無不便佃說不行禮部奏名爲舉首方  
廷試賦遽發策題士皆愕然佃從容條對擢甲科授  
蔡州推官初置五路學選爲鄆州教授召補國子監  
直講安石以佃不附已專付之經術不復咨以政安  
石子雱用事好進者全集其門至崇以師禮佃待之  
如常同王子韶修定說文入見神宗問大喪襲衮佃  
考禮以對神宗悅用爲詳定郊廟禮文官時同列皆  
侍從佃獨以光祿丞居其間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  
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

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藁同修起居注元豐定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太常請復太廟牙盤食博士呂希純少卿趙令鑠皆以爲當復佃言太廟用先王之禮於用俎豆爲稱景靈宮原廟用時王之禮於用牙盤爲稱不可易也卒從佃議是時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黨事多諱變所從安石卒佃率諸生供佛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遷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實錄徙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爲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進權禮部

尚書鄭雍論其穿鑿附會改龍圖閣待制知潁州佃以歐陽脩守穎有遺愛爲建祠宇實錄成加直學士又爲韓川朱光庭所議詔止增秩徙知鄧州未幾知江寧府甫至祭安石墓句容人盜嫂害其兄別誣三人同謀旣皆訊服一囚父以寃訴通判以下皆曰彼怖死耳獄已成不可變佃爲閱實三人皆得生紹聖初治實錄罪坐落職知泰州改海州朝論灼其情復集賢殿修撰移知蔡徽宗卽位召爲禮部侍郎上疏曰人君踐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於朝廷近時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

采以忠厚爲重遲以靜退爲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  
正正而救之實在今日神宗延登真儒立法制治而  
元祐之際悉肆紛更紹聖以來人皆稱頌夫善續前  
人者不必因所爲否者賡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  
知賡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  
不知賡之之過也願咨謀人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  
爲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徽宗遂命修哲宗實錄  
遷吏部尚書報聘于遼歸半道聞遼主洪基喪送伴  
者赴臨而返謂佃曰國哀如是漢使殊無弔唁之儀  
問也佃徐應曰始意君匍匐哭踊而相見卽行弔禮

今偃然如常時尚何所弔伴者不能答拜尚書右丞  
將祀南郊有司欲飾大裘匣度用黃金多佃請易以  
銀徽宗曰匣必用飾邪對曰大裘尚質後世加飾焉  
非禮也徽宗曰然則罷之可乎數日來豐稷屢言之  
矣佃因贊曰陛下及此盛德之舉也徽宗欲親祀北  
郊大臣以爲盛暑不可徽宗意甚確朝退皆曰上不  
以爲勞當遂行之李清臣不以爲然佃曰元豐非合  
祭而是北郊公之議也今反以爲不可耶清臣乃止  
御史中丞趙挺之以論事不當罰金佃曰中丞不可  
罰罰則不可爲中丞諫官陳瓘上書曾布怒其尊私

史而壓宗廟佃曰瓘上書雖無取不必深怒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佃執政與曾布比而持論多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天下多事湏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之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轉左丞御史論呂希純劉安世復職太驟請加鐫抑且欲更懲元祐餘黨佃爲徽宗言不宜窮治乃下詔申諭揭之朝堂讒者用是詆佃曰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於禮家名數之說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於世

吳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第嘉祐進士熙寧初爲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閒田以均給梅山徭計勞得大理丞轉補司農屬元豐間提舉河北常平增損役法五十一條賜銀緋爲京東轉運判官升副使天子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鈎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卽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錢歲得十萬緡詔褒揭其能擢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前使者皆以不任

職蒙譴居厚與河北蹇周輔李南公會境上議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無閥閱勲舊徒以言利得幸不數歲至侍從嗜進之士從風羨美又請以鹽息買絹資河東直發大鐵錢二十萬貫佐陝西軍興且募民養保馬當時商功利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爲掎克劇盜王冲因民不忍聚衆數千欲乘其行部至徐篡取投諸冶居厚聞知間道遁去元祐治其罪責成州團練副使安置黃州章惇用事起爲江淮發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間賴其利名拜戶部侍郎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爲永泰陵橋道頓遞使坐積雨留滯罷知和州崇寧初復尹開封拜尚書右丞進中書門下侍郎以老避位爲資政殿學士東太一宮使恩許仍服方圍金毬文帶自是前執政在京師者視此出爲亳州洪州徙太原道都門留使佑神觀復還政府遷知樞密院政和三年以武寧軍節度使知洪州卒年七十九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居厚在政地久以周謹自媚無赫顯惡惟一時聚斂推爲稱首

溫益字禹弼泉州人第進士歷太宗正丞利州路湖南轉運判官工部員外郎紹聖中由諸王府記室出

知福州徙潭州鄒浩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卽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而去他逐臣在其境內若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率爲所侵困用事者悅之未及用而徽宗以藩邸恩召爲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讀陳瓘指言其過謂不宜列侍從處經帷不報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猶兼侍讀時執政倡言帝當爲哲宗服兄弟之服曾肇在邇英讀史記舜記因言昔堯舜同出黃帝世數已遠然舜爲堯喪三年者以嘗臣堯故也益意附執政進曰史記世次不足信堯舜非同出遷吏部尚

書建中靖國元年拜尚書右丞鄧洵武獻愛莫助之圖帝初付曾布布辭改付益益得藉手以爲宜相蔡京天下之善士一切指爲異論時人惡之布與京爭事帝前辭頗厲益叱曰曾布安得無禮帝不樂布由是得罪而京遂爲相進益中書侍郎益仕宦從微至著無片善可紀至其狡獪傳合蓋天稟然及是乃時有立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益稍不謂然京知中書舍人鄭居中與益厚使居中自從其所問之居中以告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郎顧不許耶今丞相所擬錢餼而下十人皆其姻黨

耳欲不逆其意得乎京聞而頗憚焉踰年卒年六十  
六子萬石至尚書

論曰王安石爲政一時士大夫之素知名者變其所  
守而從之比皆然元絳所莅咸有異政亦諂事之  
陋矣許將嘗力止發司馬光墓此爲可稱而言者謂  
其仕於元祐紹聖以至建中左右視利幡然改圖初  
無定論鄧潤甫初掌箋記盛有文名而首贊紹述之  
謀又表章蔡確定策之功雖有他長無足觀矣林希  
草制務醜詆正人自知隳壞名節擲筆而悔之何晚  
也弟旦反其所爲糾劾巨姦善惡豈相掩哉蔣之奇  
始慙滯議晚撫飛語擊舉主以自文小人之魁傑  
者也吳居厚奉行新法剝下媚上溫益阿附二蔡物  
議不容陸佃雖受經安石而不主新法元祐黨人之  
罪請一施薄罰而已猶差賢於衆人焉

列傳卷第一百二

列傳卷第一百三

宋史三百四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省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長慶

奉勅修

孫覺弟覽

李常

孔文仲弟武仲平仲

李周

鮮于侁

顧臨

李之純從弟之儀

王覲子俊義

馬默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受學瑗之弟子千數別其老成者為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眾皆推服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

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嘉祐中擇名士編校昭文書籍覺首預選進館閣校勘神宗即位直集賢院爲昌王記室王問終身之戒爲陳諸侯之孝作富貴二箴擢右正言神宗將大革積弊覺言弊政固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神宗稱其知理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覺曰堯以知人爲難終享其易蓋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人主用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賢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內可以責之事而不可責之言陛下欲興太平之治

而所擢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日浸月長彙征墻進克滿朝廷之上則賢人日遠其爲患禍尚可以一二言之哉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於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邵亢在樞府無所建明神宗語覺欲出之用陳升之以代覺退卽奏疏如所言神宗以爲希旨奪官兩級執政曰諫官有出外無降官之理神宗曰但降官自不能住覺連章丐去云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復右正言徙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諫院同修起居注知審官院王安石早與覺

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爲助時呂惠卿用事神宗詢於  
覺對曰惠卿自辨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  
故屈身於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神宗曰朕亦  
疑之其後王呂果交惡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  
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  
覺奏條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  
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  
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  
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  
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之絕將補耕助斂顧比未  
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  
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  
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  
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今老臣踈外而  
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正而不行諫官  
請罪而求去臣誠恐姦邪之人結黨連伍乘衆情之  
洶洶動搖朝廷鈞直干譽非國家之福也安石覽之  
怒覺適以事詣中書安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  
如此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  
呼抑配之擾安石因請遣覺行視虛實覺旣受命復

奏疏辭行且言如陳留一縣前後曉示情願請錢卒無一人至者故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與宮中相交所有體量望賜寢罷遂以覺爲反覆出知廣德軍徙湖州松江隄沒水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丈餘長百里隄下化爲良田徙廬州改右司諫以祖母喪求解官下太常議不可詔知潤州覺已持喪矣服除知蘇州徙福州閩俗厚於昏喪其費無藝覺裁爲中法使資裝無得過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亦率減什伍連徙亳揚徐州徐多盜捕得殺人者五其一僅勝衣疑而訊之曰我耕於野與甲遇疆以

挺與我半夜挾我東使候諸門不知其他也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爲例知應天府入爲太常少卿易祕書少監哲宗卽位兼侍讀遷右諫議大夫時諫官御史論事有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論宰相蔡確韓縝進不以德確自訟有功無罪覺隨所言折之確竟去縝白遷覺給事中辭曰間者執政畏人議之則遷官以餌之願與縝俱罷踰月縝去進吏部侍郎領右選在選萬五千負闕纔五之二至有三年不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宗室祖免從

負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請磨勘歲以百人爲限擢御史中丞數月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提舉醴泉觀求舒州靈仙觀以歸哲宗遣使存勞賜白金五百兩卒年六十三覺有德量爲王安石所逐安石退居鍾山覺在駕道舊爲從容累夕迨其死又作文以誄談者稱之紹聖中以覺爲元祐黨奪職追兩官徽宗卽位復官職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秋傳十五卷弟覽

覽字傳師擢第知尉氏縣有屯將遇下虐士卒謀因大閱殺之以叛覽聞之馳往士猶羣語不顧覽呼諭

之曰將誠無狀然天子何負汝輩乃欲致族滅邪皆感謝去就列屯將徐至覽命吏趣具奏衆意遂安神宗壯其才以爲司農主簿舒亶判寺且兼諫院欲引覽自助覽拒不答亶怒用帳籍違事劾之出提舉利州湖南常平改京西轉運判官入爲右司員外郎荆湖開疆命往相其便覽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從本郡隨事要束勿建官置戍以爲民困自誠州至融江口可通西廣鹽以省北道餉餽悉從之使還爲河東河北轉運副使加直龍圖閣歷知河中應天府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由桂徙廣又改渭州夏

人入邊檄大將苗履禦之履稱疾移告立按正其罪  
竄諸房陵轅門肅然召知開封府至則拜戶部侍郎  
與蔡京論役法不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夏人  
據橫山並河爲寨秦晉之路皆塞覽謀復取葭蘆戍  
險阻不得前夏人數萬屯境上覽下令吾兵少須滿  
五萬及西夏人聞而濟師覽不爲動相持益久忽令  
具糗糧嚴兵械曰敵至矣居數日果大入覽奮擊敗  
之遂城葭蘆而還策勲加樞密直學士覽雖立邊功  
議論多觸執政屢遭絀削歷知河南永興徙成都辭  
不行降爲寶文閣待制卒年五十九

李常字公擇南康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旣  
擢第留所抄書九十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調江州判  
官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改秩常推其  
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熙寧初爲祕閣校  
理王安石與之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  
知諫院安石立新法常預議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  
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歛散  
取息傳曾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  
以流毒天下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又  
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神宗詰安石

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湖齊二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爲兵使在麾下盡知囊括處悉發屋破柱拔其根株半歲間誅七百人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爲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進戶部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質於司馬光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歛少息矣常轉對上七事曰崇廉耻存鄉舉別守宰廢貪贓審疑獄擇儒師修役法時役法差免二科未定常謂法無新陳便民者良論無

彼已可久者確今使民俱出貲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富者難堪各從其願則可久爾乃折衷條上之赦恩蠲市易逋負不滿二百緡者常請息過其數亦勿取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爲兩科以盡所長初河決小吳議者欲自孫村口導還故處及是役興常言京東河北饑困不宜導河詔罷之諫官劉安世以吳處厚繳蔡確詩爲謗訕因力攻確常上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併劾常徙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行次陝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

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卷常長孫覺一歲始與覺齊  
名俱受知於呂公著其論議趣舍大略多同所終官  
職又同其死先後一夕云

孔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  
問學號博洽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贍  
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楊雄白主司擢第一調餘  
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請謁轉運使在杭召與議事事  
已馳歸不詣府人問之曰吾於府無事也再轉台州  
推官熙寧初翰林學士范鎮以制舉薦對策九千餘  
言力論王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爲非是宋敏

第爲異等安石怒啓神宗御批罷歸故官齊愎孫固  
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言文仲不當黜五上  
章不聽范鎮又言文仲草茅踈遠不識忌諱且以直  
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亦不聽蘇頌歎曰  
方朝廷求賢如飢渴有如此人而不見錄豈其論太  
高而難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吳充爲相欲寘之館  
閣又有忌之者僅得國子直講學者方用王氏經義  
進取文仲不習其書換爲三班主簿出通判保德軍  
時征西夏衆數十萬皆道境上久不解邊人厭苦文  
仲陳三不便曰大兵未出而丁夫預集河東顧夫勞

民而損費諸路出兵首尾不相應虞夏商周之盛未嘗無外侮然懷柔制禦之要不在彼而在此也元祐初哲宗召爲祕書省校書郎進禮部員外郎有言皇族唯楊荆二王得稱皇叔餘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稱諸王孫之比文仲曰上新即位宜廣敦睦之義不應踈間骨肉議遂寢遷起居舍人擢左諫議大夫日食七月朔上䟽條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服侮中國斜封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宜察此以消厭兆祥論青苗免役首困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爲遺螿留蠹改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

是晝夜不廢職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或居別寢謝曰居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而卒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拊其柩曰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詔厚恤其家命弟平仲爲江東轉運判官視其葬初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聲起江西時號三孔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有文集五十卷

武仲字常父幼力學舉進士中甲科調穀城主簿選教授齊州爲國子直講喪二親毀瘠特甚右肱爲不舉元祐初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集賢校理著作郎國

子司業嘗論科舉之弊詆王氏學請復詩賦取士又欲罷大義而益以諸經策御試仍用三題進起居郎兼侍講邇英殿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罷侍從轉對專責以論思武仲言苟不持之以法則言與不言將各從其意願輪二人次對時議祠北郊久不決武仲建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州地祇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請從臣爲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俟獄成聽大理約法庶幾刑不逮貴近又全朝廷體貌之意遂著爲令徙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

末追復之所著詩書論語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義甫登進士第又應制科用呂公著薦爲祕書丞集賢校理文仰卒歸葬南康詔以平仲爲江東轉運判官護葬事提點江淞鑄錢京西刑獄紹聖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譏毀先烈削校理知衡州提舉董必劾其不推行常平法陷失官米之直六十萬置獄潭州平仲疏言米貯倉五年半陳不堪食若非棄民闕食隨宜泄之將成棄物矣儻以爲非臣不敢逃罪乃徙韶州又坐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

安置英州徽宗立復朝散大夫召爲戶部金部郎中  
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  
兗州景靈宮卒平仲長史學工文詞著續世說釋解  
稗詩戲諸書傳於世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第調長安尉歲饑官爲  
粥以食餓者民全集不可禁縣以屬周周設棹桓間  
老少男女無一亂者都巡檢趙瑜詰盜南山諸尉皆  
屬焉瑜悍急多行無禮獨於周不敢肆轉洪洞令民  
有世絕而官錄其產者其族晚得遺券周取以還之  
郡吏咎周周曰利民所以利國也縣之南有澗支流

溢入歲賦菑棧調徒遏之用始築新隄民不告病改  
知雲安縣蠲鹽井之征且百萬通判施州州介群僚  
不習服牛之利爲辟田數千畝選謫戍知田者市牛  
使耕軍食賴以足司馬光將薦爲御史欲使來見周  
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  
史也卒不往神宗詔近臣舉士孫固以周聞神宗召  
對謂曰知卿不游權門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識  
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曰四邊手足爾若  
疲中國以勤遠畧致百姓窮困聚爲盜賊懼成腹心  
之憂神宗頷之翼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也朕且

以爲御史執政意其異已請試以事除提點京西刑  
獄時方興水利或請醜湍河爲六渠以益鉗盧陂水  
度用工八十萬周曰湍河原高委下捍以隄猶患決  
溢若又導之必致爲害乃䟽言渠成未可必而費已  
不貲盍姑鑿其一而試之儻可以足用行之渠卒無  
功明年河溢鄧城幾沒始思其議竟以直道罷判西  
京國子監慈聖后復土庀職陵下中貴人至者旁午  
次舍帑幕競爲華靡周曰臣子執喪不能寢苦枕  
塊柰何又從而侈乎訖役山陵使第功載人人自言  
周獨否哲宗立召爲職方郎中朝廷議和西夏畀以  
侵地至欲棄蘭州周曰隴右故爲唃氏所有常爲吾  
藩籬今唃氏破滅若棄之必歸夏人彼以區區河南  
百年爲勍敵苟益以河湟是盡得吐蕃之地非秦蜀  
之利也遂不果棄遷太常少卿祕書少監以直龍圖  
閣爲陝西轉運使復入爲太常少卿進權工部侍郎  
旋以集賢院學士知邠州恩禮如待制徙鳳翔府河  
中府陝州提舉崇福宮改集賢殿修撰卒年八十紹  
聖中追貶賀州別駕後復舊職周自爲小官沉晦自  
匿未嘗私謁執政有公事公詣中書白之薛向使三  
司欲辟爲屬及相見卒不敢言退而歎曰若人未易

宋史列傳卷一百三十一  
十一  
屈也以是不偶於世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唐劔南節度使叔明裔孫也性莊重力學舉進士爲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旱詔求言侁推災變所由興又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剴切唐介與同鄉里稱其名於上官交章論薦侁盛言左參軍李景陽枝江令高汝士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爲賢調黥令攝治婺源姦民汪氏富而狠橫里中因事抵法群吏羅拜曰汪族敗前令不少今不舍後當詒患侁怒立杖之惡類屏跡通判綿州綿處蜀左吏狃貪成風至課卒伍供薪炭芻豆鬻果蔬

多取贏直侁一切弗取郡守以下效之趙抃使蜀薦於朝未及用從何剡辟簽書永興軍判官萬年令不任職繫囚累百府使往治數日空其獄神宗詔求直言侁爲蔡河撥發應詔陳十六事神宗愛其文詔近臣舉所知范鎮以侁應選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侁惡其沽激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至是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神宗曰侁有文學可用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神

宗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初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緡錢利州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侂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聞時諸路役書皆未就神宗是侂議論司農曾布使頒以爲式因黜瑜而升侂副使仍兼提舉常平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廉按且詰侂不散之故侂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不自願豈能彊之哉左藏庫使周永懿守利州貪虐不法前使者畏其兇莫敢問侂捕械于獄流之衡湘因請更以文臣爲守併易班行領縣事凡居部九年治所去閭中近姻戚勿午待之無

所私各得其歡心蘇軾稱侂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二稅輸絹帛侂奏聽民以畸零納直其後有李元輔者輒變而多取之父老流涕曰老運使之法何可改蓋侂之姪師中亦居是職故稱老以別之徙京東西路河決澶淵議欲勿塞侂言東州匯澤爲兩灤夏秋雨淫猶溢而害若縱大河注其中民爲魚矣作議河書上之神宗嘉納後兩路合爲一以侂爲轉運使時王安石呂惠卿當路正人多不容侂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故凡所薦如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皆守道背時之士

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神宗曰廣陵重鎮久不得人今朕自選卿往宜善治之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道獨侁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斯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爲舉吏所累罷主管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念東國困於役吳居厚掊歛虐害竄之復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召爲太常少卿侍從議神宗廟配享有

欲用王安石吳克者侁曰先朝宰相之賢誰出富弼右乃用弼拜左諫議大夫侁見哲宗幼冲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又言制舉誠取士之惡國朝充爲得人王安石用事韓人詆訾新政廢具科今方搜羅俊賢廓通言路且復六科之舊又乞罷大理獄許兩省諫官相往來減特奏言舉人嚴出官之法京東鹽得商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罷戎瀘保甲又寬民力事多施行在職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脩撰知陳州詔滿歲進待制居無何卒年六十九侁刻意經術著詩傳易斷爲范鎮孫甫推許孫復與論春秋

謂今學者不能如之作詩平澹淵粹尤長於楚辭蘇軾讀九誦謂近屈原宋玉自以為不可及也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皇祐中舉說書科為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熙寧初神宗以臨喜論兵詔編武經要略初命都副承旨提舉神宗謂臨館職改提舉曰館幹且召臨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為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擢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戾執政意罷歸改同判武學進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請知穎州入為吏部郎中祕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為河

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臨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於是翰林學士蘇軾與李常王古鄧温伯孫覺胡宗愈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回撓自處東省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忽去朝廷眾所嗟惜宜留實左右以補闕遺別選深知河事者往使河北諫議大夫梁燾亦言都漕之職在外豈無其人在朝求如臨者恐不易得皆不報臨至部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歷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讀為翰林學士紹聖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

天河南府中人梁惟簡坐嘗事宣仁太后得罪過洛轉運使郭茂恂狗時宰意劾臨與之宴集奪職知歙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居位卒年七十二徽宗立追復之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無棣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爲度支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御史周尹劾廣西提點刑獄許彥先受邕吏金命之純往究其端乃起於出婢之口之純以爲蕪俚之言不治彥先得免徙成都路轉運使成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惠民損上詔下其議之純曰蜀郡人情此爲生百年奈何

一日奪之事遂已秩滿復留凡數歲始還朝神宗勞之曰遐方不欲數易大吏使劔外安靖年穀屢豐以彰朝廷綏遠之意汝知之乎以爲右司郎中轉太僕卿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滄州召爲戶部侍郎未至改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瀛州俄以直學士知成都府還爲戶部三遷御史中丞建言朝廷事下六部但隨省吏視其前後批以制緩急之序是爲胥吏顛處命令也若大臣不暇省宜令列曹長貳隨其所承當行即行當止即止必稟而後決毋拘於文則吏不得舞權而下情達矣又言衆賢

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燮理陰陽輔相之職間者國  
論稍虧雍睦語言播傳動係觀望不可以不謹董敦  
逸黃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毀先帝蘇轍以名器私  
所親皆以監司罷之純䟽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改  
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劾其阿附轍出知單州卒年  
七十五從弟之儀

之儀字端叔登第幾三十年乃從蘇軾於定州幕府  
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  
史石豫言其嘗從蘇軾辟不可以任京官詔勒停徽  
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爲范純仁遺表作行狀編管

太平遂居姑熟久之徙唐州終朝請大夫之儀能爲  
文尤工尺牘軾謂入刀筆三昧

王覲字明叟泰州如臯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編修三  
司令式刪定官不樂久居職求潤州推官二浙旱郡  
遣吏視苗傷承監司風旨不敢多除稅覲受檄覆按  
嘆曰旱勢如是民食已絕倒廩贍之猶懼不克濟尚  
可責以賦邪行數日盡除之監司怒捃撫百出會朝  
廷遣使振貸覲請見爲言民間利病使者喜歸薦之  
除司農寺主簿轉爲丞司農時爲要官進用者多由  
此選覲拜命一日即求外韓絳高其節留檢詳三司

會計絳出穎昌辟簽書判官坐在潤公 免屏居累  
年起爲太僕丞徙太常哲宗立呂公著范純仁薦其  
可大任擢右正言進司諫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係  
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  
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  
十上相繼斥去又劾竄呂惠卿朝論以大姦旣黜慮  
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之且戒止言者覲言誠出於  
此恐海內有識之士得以輕議朝廷舜罪四凶而天  
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時不聞人情  
不安亦不聞出命令以悅其黨也蓋人君之所以御  
下者黜陟二柄而已陟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勸黜  
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懼豈以爲惡者懼而朝廷亦  
爲之懼哉誠爲陛下惜之覲言雖切然不能止也夏  
主新立有輕中國心覲曰小羌窺我厭兵故桀驁若  
是然所當憂者不在今秋而在異日所當謹者不在  
邊備而在廟謨翁張取予之權必持重而後可洮東  
擒鬼章檻至闕下覲曰老羌雖就擒其子統衆如故  
疆土種落未減於前安可遽戮以賈怨宜處之洮岷  
秦雍間以示含容好生之德離其石交而壞其死黨  
又言今民力凋瘵邊費亡極不可不深爲之計於是

疏將帥非其人者請易之茶鹽之害民者請革之至  
逋債振贍賦歛科須皆指陳其故差役法復行覲以爲  
朝廷意在便民而議者遂謂免役法無一事可用夫  
法無新舊惟善之從因采掇數十事於差法有助可  
以通行者上之遂論青苗之害乞盡罷新令而復常  
平舊法曰聚歛之臣惟知罔利自媒不顧後害以國  
家之尊而與民爭錐刀之利何以示天下又言刑罰  
世輕世重熙寧大臣謂刑罰不重則人無所憚今法  
令已行可以適輕之時願擇質厚通練之上載加芟  
正於是置局編彙俾覲預焉大抵皆用中典元祐敕

是也神宗復唐制諫官分列兩省至是大臣議徙之  
外門而以其直舍爲制敕院名防漏泄實不欲使與  
給舍相通覲爭之曰制敕院吏舍也奪諫省以廣吏  
舍信胥吏而疑諍臣何示不廣也乃不果徙覲在言  
路欲深破朋黨之說朱光庭訐蘇軾試館職策問呂  
陶辨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之說覲言軾之辭不過  
失輕重之體爾若悉攷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  
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  
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置不問尋改右司員外  
郎未幾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坐論尚書右丞胡宗

愈出知潤州加直龍圖閣知蘇州州有校吏善刺守  
將意以撓權前守用是得譏議覲窮其姦狀寘于法  
一郡肅然民歌詠其政有吏行水上人在鏡心之語  
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部侍郎與豐稷偕使遼  
爲遼人禮重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  
地膏腴畝千金無閑田以葬覲索侵耕官地表爲墓  
田江水貫城中爲渠歲久湮塞積苦霖潦而多水災  
覲疏治復故民德之號王公渠徙河陽貶少府少監  
分司南京又貶鼎州團練副使徽宗即位還故職知  
永興軍過闕留爲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改元詔下

覲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  
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覲言堯舜禹相  
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  
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于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  
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爲善繼善  
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于時異事殊須  
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  
遂改爲翰林學士日食四月朔帝下詔責躬覲當制  
有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力請  
外以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主管太平觀遂

安置臨江軍覲清修簡澹人莫見其喜愠持正論始  
終再罹譴逐不少變無疾而卒年六十八紹興初追  
復龍圖閣學士從子俊義

俊義字堯明游學京師資用乏或薦之童貫欲厚聘  
之拒不荅林靈素設講席寶籙宮詔兩學選士問道  
車駕將臨視推恩司成以俊義及曹偉應詔俊義辭  
焉人曰此顯仕捷徑也不可失俊義曰使辭不獲命  
至彼亦不拜倘見困辱則以死繼之逮至講所去御  
幄跬步內侍呼姓名至再俊義但望幄致敬不肯出  
次呼曹偉偉回首俊義目之亦不出旣罷皆爲之懼

俊義處之恬然以太學上舍選奏名列其下徽宗親  
程其文擢爲第一及賜第望見容貌甚偉大說顧侍  
臣曰此朕所親擢也真所謂俊義矣自古未有人主  
自爲主司者宜即超用蔡京邀使來見曰一見我左  
右史可立得俊義不往僅拜國子博士居二年乃得  
改太學博士鄆王謁先聖有司議諸生門迎俊義曰  
此豈可施於人臣哉禮如見宰相足矣乃序立敦化  
堂下及王至猶辭不敢當進吏部員外郎嘗入對帝  
問卿知前所以親擢乎蓋主司之意不一是以天子  
自提文衡也衛膚敏吳安國今安在具以對即召爲

宋史及傳卷二百三十一 八五二  
館職而遷俊義右司員外郎爲王黼所惡以直祕閣  
知岳州卒年四十七俊義與李祁友善首建正論於  
宣和間當是時諸公卿稍知分別善惡邪正兩人力  
也祁字肅遠亦知名士官不顯

馬默字處厚單州城武人家貧徒步詣徂徠從石介  
學諸生時以百數一旦出其上既而將歸介語諸生  
曰馬君他日必爲名臣宜送之山下登進士第調臨  
濮尉知須城縣縣爲鄆治所鄆吏犯法不可捕默趨  
府取而杖之客次闔府皆驚曹佾守鄆心不善也默  
亦不爲屈後守張方平素貴掾屬來前多閉目不與

與語見默白事忽開目熟視久之盡行其言自是談  
以事治平中方平還翰林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遇事  
輒言無顧方平間遣所親傲之曰言太直得無累舉  
者乎默謝曰辱知之深不敢爲身謀所以報也時議  
尊崇濮安懿王臺諫呂誨等力爭以爲不可悉出補  
外默請還之不報遂上言濮王生育聖躬人誰不知  
若稱之爲親義無可據名之不正失莫大焉願蔽自  
宸心明詔寢罷以感召和氣安七廟之神靈是一舉而  
衆善隨之也又言致治之要求賢爲本仁宗以官人  
之權盡委輔相數十年間賢而公者無幾官之進也

不由實績不自實聲但趨權門必得顯仕今待制以上數倍祖宗之時至謀一帥臣則協於公議者無三四庶僚之衆不知幾人一有難事則曰無人可使豈非不才者在上而賢不肯混淆乎願陛下明日達聰務旣其實歷試而超升之以幸天下刑部郎中張師顏提舉諸司庫務繩治不法衆吏懼搖飛語讒去之默力陳其故以爲惡直醜正實繁有徒今將去積年之弊以興太平必先官舉其職宜崇獎師顏厲以忠勤則尸素括囊之徒知所勸矣西京會聖宮將創仁宗神御殿默言事不師古前典所戒漢以諸帝所

幸郡國立廟知禮者非之况先帝未嘗幸洛而創建廟祀實乖典則願以禮爲之節義爲之制亟止此役以章清靜奉先之意會地震河東陝西郡默以爲陰盛慮爲邊患宜備之後數月西夏果來侵神宗卽位以論歐陽修事通判懷州上疏陳十事一曰攬威權二曰察姦佞三曰近正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凶年七曰崇儉素八曰久任使九曰擇守宰十曰禦邊患攬威權則天子勢重而大臣安矣察姦佞則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進矣近正人則諫諍日聞而聖性開明矣明功罪則朝廷無私而天下服矣

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有積矣備凶年則大恩常施而禍亂不起矣崇儉素則自上化下而民樸素矣久任使則官不虛授而職事舉矣擇守宰則庶績有成而民受賜矣禦邊患則四遠畏服而中國疆矣除知登州沙門島囚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益數則投諸海砦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默責之曰人命至重恩旣貸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卽時死鄉里也汝胡不以乏糧告而顯殺之如此欲按其罪慶懼自縊死默爲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知登州父

老迎於路曰公爲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徙知曹州召爲三司鹽鐵判官以默與富弼善且論新法不便出知濟兗二州還提舉三司帳司爲神宗言用兵形勢及指畫河北山川道里應對如流神宗喜將用之大臣滋不悅以提點京東刑獄默性剛嚴疾惡部吏有望風投檄去者金鄉令以賄著其父方執政詒書曰馬公素剛汝有過將不免令懼悉取不義之物焚徹之改廣西轉運使會安化等蠻歲饑內寇默上平蠻方略以爲勝負不在兵而在將富良宵遁郭達怯懦邕城陷沒蘇緘老謬歸仁鋪覆軍陳曙先走崑崙

關喪師張守節不戰儂智高破亡因狄青之智勇歐  
希範之誅滅乃杜杞之方略此足驗矣以疾求歸知  
徐州屬城利國監苦吳居厚之虐默皆革之召爲司  
農少卿司馬光爲相欲盡修祖宗法問默以復鄉差  
衙前法如何默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爲良法豈宜盡  
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後役人立爲一州一縣法常  
平提舉官省歸提刑司頗自默發之除河東轉運使  
時議棄葭蘆吳堡二砦默奏控扼險阻敵不可攻棄  
之不便由是二砦得不棄移兗州請褒錄石介後詔  
官其孫東州荐饑流民大集所振活數萬計入拜衛

尉卿權工部侍郎轉戶部告老以寶文閣待制復知  
徐州改河北都轉運使初元豐間河決小吳因不復  
塞縱之北流元祐議臣以爲東流便水官遂與之合  
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爲便御史郭知章復請  
從東流於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爲長堤壅河  
之北流者勞費甚大明年復決而北竟不能使之東  
久之告老提舉鴻慶宮紹聖時坐附司馬光落待制  
致仕元符三年復之卒年八十紹興中以其子純請  
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論曰詩云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王安石之爲相可謂

致天下之爭而君心不寧矣孫覺李常力諍新法寧  
失故人之意毅然去之而無悔賢哉孔文仲之策制  
科以微官慷慨論事言雖不聽而名徹上聰安石既  
斥其人又廢其科何遷怒之甚耶鮮于侁早識安石  
敗事與呂誨同見幾先馬默用張方平薦為御史至  
於盡言而不諱方平止之而不聽斯為不負知已矣  
李周之耿介顧臨之用兵李之純王覲再黜而不改  
其正亦足以見一時之多賢焉

7

